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762
15 February 1974
CHINESE

安全理事会

第一七六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三时，
于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吉兰戈先生

(法国)

出席：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斯米尔诺夫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巴尔加斯先生

印度尼西亚

库苏马斯莫罗先生

伊拉克

谢比卜先生

肯尼亚

法基赫先生

毛里塔尼亚

乌尔德·穆卢德先生

秘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唐纳德·梅特兰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恩吉内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稿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散发。

订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订正应于三个工作天内用一式四份向会议事务厅

下午三时五十分，会议开始

主席致词

主席：在我们审议议程之前，我希望按照惯例向理事会一月份主席，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贡萨洛·法西奥先生阁下致意。法西奥外长先生当时亲临联合国，我们得以体会外长先生的杰出才干，十分荣幸。当然，我也要向我们卓越的同事亲自干练地参与了各项提请理事会注意的问题的协商的费尔南多·萨拉萨尔大使致意。

前任主席已经正式欢迎了理事会其它四个新理事。由于当时我不在纽约，没有亲自参与欢迎他们，所以我希望趁这个机会以法国代表的身份向他们道贺。

(续前)

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提出，并附记录副本一份。

由于本记录系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日分发，提出订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希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通过议程

议程获得通过。

伊拉克关于该国与伊朗边境上所发生事件的控诉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二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216)

主席：伊朗代表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来信请求准许伊朗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参与理事会当前议程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如果没有异议，我建议根据理事会的惯例和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伊朗代表参与理事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由于无人提出异议，我邀请伊朗代表在安理会席上就座。

伊朗代表胡韦达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席上就座。

主席：我也收到民主也门代表的来信，请求准许民主也门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与理事会议程上所列项目的辩论，但无表决权。如果没有异议，我提议根据理事会的惯例和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民主也门常驻代表参与理事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由于无人提出异议，在轮到民主也门代表发言的时候我将邀请他在安理会席上就座。

这次会议是应伊拉克代表在列于议程的信件内所载的要求召开的。

除了这封信外，我希望提请理事会注意另外一份有关文件，即伊朗代表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写给我的信，这封信的原文载在S/11218号文件内。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所列的项目。在发言者名单上，第一位是伊拉克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谢比卜先生（伊拉克）：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向您和理事会各位卓越的理事就我国政府要求召开理事会紧急会议作出迅速的反应，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国政府授权我向这个庄严的机构提出我国对伊朗的控诉。在这样做之前，主席阁下，请让我真诚地祝贺你出任理事会主席；并让我表示，我们深信在主席的卓越的才干和法国高度尊重法治和国际义务的基础上，理事会的审议将会顺利进行。

四十八小时以前我才离开巴格达。我可以老实的说，人们很少能够见到一个国家的心情在几天之内发生了这样突然和激动的改变，如同我最近在巴格达所目睹的那样。只不过一个星期以前，我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伊拉克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减低赋税负担、和增加所有人民购买力的彻底而广泛的财政和经济措施。我国政府宣布，这些进步的措施会动用若干新的收益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引导国家向着进步和发展的道路前进。所有政府官员、雇员、工人和领养老金的人的收入都大为提高。所得税、房产税、关税和其它赋税的水平和百分率均已降低。政府举办的各项服务的收费例如水电费也大为降低。

一个星期以前，我国人民满怀愉快而乐观的心情，对将来充满信心，并且深信我们正在运用国家的财富来确保人民的福利，提高大家的经济与社会水准。可是在不到三天的时间之内，伊朗侵略我国的消息把这种欢乐一变而为愤怒，谴责和甚至惊讶的心情。我国同胞全都想要知道和猜测这次无端突然事件的发生原因。为什么每当伊拉克朝着繁荣进步和国家统一和团结之途采取新的和建设性步骤时，总是有伊朗侵略的事情发生呢？我们虽然觉得费解，但是，我们再次下定决心：我们绝不会让别人侵犯我们的权利，绝不会让别人阻挠我们朝向发展和国家统一迈进。

现在，我谈到我国巴德拉县与伊朗接壤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的事实。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一小组伊朗技术人员在伊朗非正规军伴同下越过边界闯进伊拉克领土，测绘萨巴勒警岗地区。他们被驱逐出境，但是代之而来的是伊朗的正规军。他们仍然在那里，深入伊拉克境内五公里的地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伊朗军队再次侵犯了伊拉克的领土，并企图在巴德拉县地区修建一条公路。

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也就是巴格达为了表示善意派遣它的大使到达德黑兰的第二天，伊朗的装甲部队在重炮的掩护下向伊拉克边防部队发动了预谋的进攻，打死伊拉克的一名陆军军官和两名士兵，另外还打伤了七人。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凌晨，伊朗装甲部队向位于达拉吉和苏德尔的伊拉克边防哨岗发动了阴险的攻击。伊拉克部队进行还击，结果另一名军官阵亡、四人受伤，一名失踪。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伤亡数字已达四十四人。至于伊朗方面的伤亡数字，当然不是由我来列举的。一如既往，大量的伊朗军队结集在边界沿线和伊拉克境内的几个据点。伊朗军队仍在该地区继续进行他们构筑军事道路的活动。伊朗的军用飞机不断深入侵犯伊拉克领空。伊拉克代表团在 S/11216 号文件中向联合国报道了这些侵犯领空的事件。

我想提请安理会各位理事注意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的 S/10615 号文件，和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的 S/9323 号文件。这两份文件均直接与我们的议程项目有关。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一份文件提请安理会各位理事注意伊朗在多次侵犯伊拉克领土之后又再次侵略伊拉克的详细情形。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的第二份文件载有伊拉克 - 伊朗边界争端的简史。

这个问题既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可以追溯到伊拉克还是鄂图曼帝国的一部份和现代的伊拉克作为鄂图曼帝国的继承者继承了老鄂图曼边界的十六世纪。一八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谈判成功的埃尔佐鲁姆条约是解决鄂图曼帝国和波斯之间的边境问题的基础。但是由于欧洲的战乱，边界的划分一直被推迟到一九一一年。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当事双方签订了德黑兰议定书以便双方最后解决所有的边界争端。除其他事项外，这个议定书规定，倘若双方就任何问题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时，应该把这个问题提交海牙仲裁法庭审理。

一九一三年，鄂图曼帝国与波斯，连同作为调解人的大不列颠和帝俄，签订了

十一月四日的君士坦丁堡议定书，内中规定设立一个由四个签字国的专员组成的边界划定委员会。这个边界划定委员会在一九一四年完成了它的工作。它的议事记录详细地划定了双方的边界。因此，边界争端已经获得了最后的解决，如同君士坦丁堡第五条所规定的那样：

“当一部分的边界已被划定时，这一部分便应视为最后的定界，日后不得再予以审查或修改。”

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朗企图否认这些边界条约。一九三四年，伊朗侵犯伊拉克边界到达了爆发点，伊拉克最后不得不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函国际联盟秘书长向国际联盟提出正式控诉。当时和现在一样，伊拉克的立场是建筑在合法承继、条约权利和公平的基础上的。鉴于伊朗不断侵犯伊拉克领土，伊拉克便要求国际联盟行政院处理伊拉克和伊朗的边界问题。在伊拉克写给国际联盟秘书长的信里，伊拉克声明：

“伊拉克政府已尽了一切努力以求直接与波斯帝国政府解决正在争论中的问题。从往返公文中可以看出，伊拉克所提出的许多和解提案——内中包括设立联合委员会来调查划定边界所引起的特殊问题的提案和全面研究划分界线后所有对任何一方引起不便的原因，以期采用适当的行政安排消除这些不便的提案——都被伊朗顽固地拒绝或忽视。”

伊朗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送交伊拉克政府的照会说明了它的立场，其中声明：

“……波斯帝国政府不承认一九一四年边界限定义定书的正式性，并且也不能认为该议定书的案文可以作为确定或划定两国政府之间边境分界线的基础和权威”。（国际联盟正式记录，一九三五年二月，第212页。）

一九三五年，伊拉克和伊朗按照国联行政院的建议，开始进行直接谈判，最后缔结了一项边界条约。虽然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缔结的边界条约对伊拉克不很有利，但伊拉克还是接受了这项条约，证明伊拉克诚挚地希望终止这个已经拖延了多年的争端。

但是一九三七年条约确认伊朗以前宣布“无效”的过去各项协定的效力。一九三七年边界条约的第一条明白规定两国间的边界与一九一四年按照一九一三年君士坦丁堡议定书的规定划定的边界相同,这项议定书边界划定委员会于一九一四年将其适用于地面,并且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内已予说明。

尽管有这个条约,伊朗政府继续不断侵犯伊拉克。伊朗政府为求尽可能夺取伊拉克的领土,竟在伊拉克境内设置拥有军力的边境哨所。

哨所设在下开各处,在分发给理事会各理事国的地图上已一一表明:

- (1) 阿尔 - 贝雅拉在格拉萨利行政区内,设在伊拉克境内一公里处;
- (2) 阿尔 - 贾巴尔在巴德拉县地区,设在伊拉克境内五公里处,就是最近伊朗攻击的地方;
- (3) 阿尔 - 齐亚迪也在巴德拉,设在伊拉克境内五公里处;
- (4) 特克特克也在巴德拉,设在伊拉克境内七公里处;
- (5) 卡拉特兰(卡拉罕)在曼达利行政区,设在伊拉克境内一公里处;
- (6) 尼克特尔在曼达利,也设在伊拉克境内。

多年来还有其他二十六个这种哨所非法设在伊拉克境内。然而我国政府却循外交途径来维护我国的权利,可是它一再提出的抗议和信函都是劳而无功,因为伊朗政府违反我上面所说的协定,坚持它声称的权利。伊朗对伊拉克所施行的侵略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国王退位后一度中止,伊朗部队从设在伊拉克境内的大部份边界哨所撤退。不幸战争结束后,伊朗政府又回复到它以前的政策,企图再度占领以前的哨所。伊拉克当局对于此种行动采取坚定立场时,伊朗政府毫不犹疑断然使用武力。

伊朗违反条约义务终于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发表声明片面废止“一九三七年伊拉克 - 伊朗边界条约”。关于这一点,我要再请理事会各理事国注意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 S/9323 号文件,其中广泛列举伊朗非法行动的详情及夏台阿拉伯争执的历史背景。

此后我国东部边界的情况就不全是平静无事。我国政府于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在几次正式函件中曾请秘书长注意伊朗继续集中部队，并结集大量武器和作战物资所造成伊拉克和伊朗边界局势的严重性。我国政府表示准备随时接受秘书长派遣特派团调查东部边界的情况。我国政府已经数度表示愿意将关于一九三七年边界条约执行情况的所谓伊朗的控诉提交国际法院。可惜伊朗对这两项建议都拒绝接受。

这种对伊拉克进行的侵略只不过是伊朗推行扩张主义侵略政策和完成霸权和帝国美梦的另一步，图使阿拉伯湾变成一个波斯湖。为了追求这种美梦，大批伊朗部队在一九七一年向属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毫无防御的阿布莫萨、大通布、小通布三岛发动卑怯的进攻。现在我们从《世界报》和一九七三年十月七日《曼彻斯特卫报周刊》中获悉，国王“已允许美国在阿布莫萨设立一个战略性的电子收听站”。据其他方面的消息，在阿布莫萨还建立了一个供 C-130 式军队运输机起降的新简易机场。

两年多前，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我荣幸地向理事会就伊朗武装占领海湾三个阿拉伯岛事件讲话时不得不提到伊朗大规模的扩张军备。当时我说：

“我们有种种理由相信伊朗会用这种军事的加强来威胁伊拉克唯一的商业和主要的石油运输线，对我国以及区域内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求实现伊朗的扩张主义者政策。”（第一六一〇次会议，英文本第 36 页）。

过去两年中关于伊朗军备方案各方面有很多报道。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新闻周刊》有一篇极具价值的报道，执笔者为该杂志高级编辑阿诺·德博彻格雷夫先生，这篇关于伊朗在该地区所负任务的专栏题目是“石油通道上的巨人”。关于伊朗的军备方案，他报道说：

“在俯瞰伊朗全境的山上，从尼亚瓦兰宫的指挥部里，国王已开始成为世界石油生命线的保卫者，对于这项任务显然他是很有得意的。近几个月，国王发动了是美国在南越展开军队以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加强军备措施。德黑兰的

高级军官向美国大量购买武器（其次是向英法两国购买），方式很象一般人民在超级市场购存一星期所需的伙食用品。总而言之，单是今年伊朗在其石油收入中大约已有三十亿美元用在军事设备上，未来两年中，预期德黑兰军备方面的支出将超过过去十五年的总和。此外，国王最感兴趣的是哪些新奇昂贵的武器，从激光导弹和法国制地对地导弹到 KC-135 喷射式加油机，在空中为其庞大的 F-4 “鬼怪式” 战斗轰炸机群加油（喷射机的有效航程因而可以增加一倍到达约 1,400 哩）。国王现有采购单的项目中包括下开各项：

“一百架 F-4 “鬼怪式” 飞机（充实现有七十二架的力量），共计费用七亿二千万美元；

“一百架 F-5E 式战斗机 - - 三亿美元；

“十架 KC-135 喷射式加油机 - - 七千万美元；

“七架直升机 - - 五亿美元；

“八百架英国 “酋长式” 坦克 - - 约计四亿八千万美元；

“八艘驱逐舰、四艘快速巡洋舰、十二艘快速炮艇、两艘修护船 - - 约计三亿美元；

“十四艘新的水陆两用快艇（充实伊朗已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这类现役快艇舰队） - - 三千万美元；

“两个新的海空两用基地 - - 十亿美元。”

“新武器能使伊朗的火力达到确实可怕的程度。伊朗国王的水陆两用快艇舰队在巨大英制 BH-7 式军舰领导下能载运一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时速达七十哩，可以在仅仅两个小时内使一营军队登陆海湾的彼岸。”德博彻格雷夫先生又说：

“伊朗人现在还没有授制海湾的全部航运，不过毫无疑问的，他们正朝这个方向前进。从阿布莫萨和大通布两岛（这两岛是十七个月前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夺来的）新设海军炮位，伊朗人能用无线电设备查验往来的船舶。伊朗

甚至也正在对阿曼湾和印度洋扩充势力，从而使伊朗可能成为既是中东又是南亚的一个强国。

德博彻格雷夫先生也引述伊朗国王自己就伊朗预期所扮演的角色而说的话：

“我们不仅负有国家和区域的责任，并且也负有担任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石油储藏的监护人和保护人的世界任务。”

让我再说一遍：“监护人和保护人”。伊朗国王又说：

“国家强大的另一意义就是我们可以容忍旁人的滋扰，不过他们一定要知道他们不能同我们捣乱的一个限度。我们买的武器是要形成一种威慑力量，使所有邻国都知道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尼克松主义说美国愿意帮助那些能够帮助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

伊朗政府在我们这个地区所采的行动表明它对尼克松主义的理解是美国帮助侵占别国领土的那些国家。我们不再怀疑伊朗执行的政策显然是一种侵略和扩张领土的政策。不过伊朗对霸权所抱的远景并不限于海湾地带，现在又扩展到印度洋去了。现在积极进行的伊朗海军建军的目的是要巡逻远达印度的海洋，伊朗现在宣称有权停止和检查伊朗海岸五十哩以外的船只。

这就是伊拉克东部边境爆炸性局势的演变情况，使许多人丧生受难。局势仍然紧张，危险万状。伊朗部队有好几个师结集在我们边界对面的战略据点待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野心勃勃、扩张主义的、拥有昂贵武器的作战机器，妄图充当一个超级强国的角色。我们在这个为了实现扩充领土的野心而毫不犹豫地抛弃条约承诺和义务的邻国的贪婪政策之下蒙受苦难。我国一部份领土已被占领。虽然以前我们曾多次提请秘书长注意伊朗的侵入，侵略以及结集部队所引起局势的严重性。但是我们向理事会提出合法的控诉，并不想奢望其他各方面的努力和斡旋能够改善局势。我国政府也已表示愿意接待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来调查东部边界的情

况，又曾多次建议将所谓伊朗对一九三七年《边界条约》执行情况的指控向国际法院提出。不幸的是，伊朗始终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

问题所以无法解决在于两个难以克服而十分明显的原因：第一，伊朗拒绝放弃对伊拉克领土的要求；第二，伊拉克坚决拒绝将其领土的任何部份割让给入侵的伊朗人。

安全理事会职责所在应该积极努力以伸张正义，维护法治，使区域恢复和平和安定。难道我们可以容许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扩张主义国家肆意侵犯邻国并割据它们的领土吗？伊朗的政策已经在这个地区掀起一场危险的军备竞赛。或许伊朗政府已经认识到它并不是惟一能够储存大量武器的国家，或许这就是伊朗政府愿意早一点摊牌的原因。

主席：我现在请伊朗代表发言。

胡伟达先生（伊朗）：主席先生，在提出我国代表团的意见以前，我要谢谢理事会所有各理事亲切地同意让我在这里发言，还要祝贺你担任今天在这次辩论期间的崇高职位。我国代表团代表一个同你的国家有最好关系的国家，确信你将本着中立和同情的精神主持这种辩论。

这次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讨论我们两国间关系上的这一不幸篇章的是伊拉克，这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因为伊朗是真正侵略的受害者，可是犯侵略罪者却要求在这里居于原告的地位。我们知道某些战略家劝人说：为了更能隐藏实情起见，进攻胜于防守。但是我一定要警告伊拉克代表：他的颠倒是非淆惑听闻的手段显示出一种天真幼稚，同他的论证的前后不符，如出一辙。

与不是用这种就是用那种口实不断引起变乱的伊拉克不同，伊朗经常地试图表现出一种最高度的自制，努力本着睦邻的精神，尤其是通过新近重行建立的外交关系，来解决各种问题。

但是因为伊拉克政府决定在这里提出对新近发生事件的曲解，我职责所在不得不重行确定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真相。

近年来，伊朗伊拉克边界沿线不幸发生了许多事件。我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并作为 S/10627 号文件分发的一封信里，叙述了伊拉克侵犯我们领土的许多事件的一部分。我不要再多用理事会的时间来再讲那些事件了。我只请安全理事会的理事们注意这件事实，那就是伊拉克军队最近侵犯我们边疆是由来已久的长系列挑衅行为的一部分。

近年以来许多伊朗人——制图员、公路工程师、牧人、边疆警卫和其他人员——经常地受到伊拉克人的搅扰，并且我们不得不惋惜很多的人命和物质的损失。随同这些事件发生的常常是伊拉克武装分子侵入我们的领土。

二月十日的最近一次伊拉克军队的侵入是这一长系列侵犯行为的高潮。

如蒙理事会许可，我想要讲讲最近这次袭击以前连串的事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当地时间十五时三十分，伊拉克警察开枪射击卡尼萨克哈特边境哨站。跟着发生小战斗，继续至次日夜间十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当地时间十时零分，伊拉克武装分子在扎卢阿布高地开枪射击正向卡尼萨克哈特前进的伊朗边疆警卫。 交互射击继续至当日的三点钟，并打死了一个伊朗人。 大约与此同时，伊拉克司令部在伊朗边界高地沿线集中重要部队，以装甲人员增援。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地时间八时零分，伊拉克部队开始轰炸卡尼萨克哈特境内的伊朗边疆警卫。 侵略者在重迫击炮和机关枪射击掩护下于夜间占领了俯视坎严查姆水闸和雷查阿巴德边境哨站的扎卢阿布高地小山三座。

十二月二十五日当地时间中午，伊朗边疆警卫击退了来自伊拉克的侵略者并在高地上重行建立据点。 这次事件死兵士一人。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当地时间八时零分，伊拉克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境内多拉伊边境哨站附近的据点开枪射击伊朗边疆警卫。

在这连串的事件以后伊拉克武装部队的调动和射击断断续续地在相隔久暂不同的时间继续进行。 同时，伊拉克部队在边界沿线的伊拉克方面开始建立堡垒并运进重武器。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伊朗牧人在边界沿线的库拉克高地放牧时，受到伊拉克武装部队的袭击。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从阿尔贾比的西北高地来的伊拉克武装分子以机关枪射击正在伊朗领土内从事巡逻的伊朗边疆警卫。

二月四日，星期一，当地时间十时五十分，伊朗边疆警卫正在沿着马赫兰区域的供应路线运送供应物资时，被伊拉克部队袭击。 伊朗边疆警卫开枪还击，并将侵略者击退。

这次遭遇战继续至二月五日晚上，结果伊朗兵士一人被击毙。

属于伊拉克侵入者的下列弹药在伊朗领土以内被拿获：一件自动武器、一个迫击炮组列、许多枪弹、两箱手榴弹、四个大炮组列、两箱 R·P·G·弹药、和两套电话机。

二月十日，星期日，当地时间四时三十分，伊拉克武装分子用轻武器和重武器、大炮、坦克车和装甲车轰击下列各处的伊朗边境哨站：扎卢阿布高地、卡尼萨克哈特、雷查阿巴德、贾兹曼和坎严查姆水闸。

面临这些无故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开枪还击，并迫使侵入者撤退。

同时，驻马赫兰的边疆警卫司令试图与其伊拉克对手取得联系。因此，参谋部巴格达无线电台的否认这事完全没有根据的。

因为二月十日最近这次侵入的结果，若干伊朗边疆警卫有的被打死，有的受了伤。遗留在伊朗土地上的有十四个伊拉克人尸体和很多的弹药及武器，这是伊拉克人侵犯伊朗领土的不能驳倒的证据。

在已经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S/10627）分发的二月十一日伊朗外交部长给驻德里兰伊拉克大使馆的照会里，我国政府叙述了我刚才提及的事实，请伊拉克政府注意这种侵犯行为的很危险后果，并要求伊拉克政府采取必要措施惩罚应负责任的人和保证赔偿伊朗所受的人命和物质的损失，并向我们保证将来不会再有这种挑衅或侵犯行为发生。

必须补充一句：这种侵犯领土行为不幸只是我国在它同伊拉克的关系上不得不面临的更巨大、更复杂问题的一个方面。

因此，在两年前，有几万伊朗血统和国籍的人，其家庭已有几代大部分时间住在伊拉克，被伊拉克警察突然逮捕，乱七八糟地推进卡车和公共汽车，简直把他们丢在伊朗边境，未经过任何其他方式的法律程序。逐出伊朗人的办法从此继续进行，不过经若干次呼吁后不是如此大批逐出。

但是不仅是如此而已。好象把在伊拉克这样久已根深蒂固的这些家庭突然连根拔起使他们如此悲惨地受到损失和伤害还嫌不足，伊拉克当局更进一步残酷到极点把他们的受害人在隔绝的地区从车上放下来，以致妇女、儿童和老年人都必须走过布有地雷的地区——他们之中有的人受了伤或成为残废了——然后才达到最近的哨站。

这证明他们是这样蔑视最基本的人权，因此在同秘书长举行的一系列会议期间和在许多信里——包括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给人权委员会秘书处的信在内——我请联合国的许多机构注意这些残暴的行为，并敦促它们采取步骤，与伊拉克政府接洽，以便终止这种暴行。

不幸，伊拉克的挑衅行为不只是限于侵犯边境和把伊朗国民大批驱逐出境。主席先生，如蒙你许可，我想要向理事会提出伊拉克在它同伊朗的关系上作出的特别破坏国际行为规范的几个例子。

许多年以来，我们受到了陷于类似病狂状态的邻国方面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仇恨宣传运动的危害。伊拉克国家控制的无线电和电视，日夜不停地对我们的合法政权加以侮辱，煽动我们的人民反叛。但是还有甚至更为严重的事。伊拉克当局还设立了训练营来训练恐怖分子，并且派送他们到伊朗进行破坏。他们经常地通过无线电和电视煽动伊朗人阴谋反对合法政权和用暴力推翻政府。他们对于反对伊朗立宪政权的各种各样运动都给予庇护。

假如我手里没有确实的证明，我就不会提及一个负责的国家方面作出的这种敌对的——并且我要说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因为，伊拉克当局绝未隐蔽他们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阴谋，并且蛮不讲理到极点，以至于在他们的政府无线电台和电视上宣布伊拉克领土内发动的在伊朗领土以内进行的一系列袭击。这样随便举一个例来说吧，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当地时间十时二十分，巴斯拉无线电台突然停止了节目去广播所谓阿赫瓦兹民族解放阵线签署的一项公告。这项公告开始如下：

“我们伟大民族的子孙，阿赫瓦兹的阿拉伯人民，鉴于伊朗国王的政权想将阿赫瓦兹，我们失去的具有一切阿拉伯特点的土地，变成一个波斯省，现在我们有责任，在我们的正义的社会主义斗争中，收复我们可爱的土地，使它同我们广大的阿拉伯本土合而为一。”

公告所用我们的一个省会阿赫瓦兹的名称，是指库齐斯坦全省而言，那里是我们的主要石油工业所在地，是包括阿契麦尼德斯故都苏塞城在内的伊朗古迹名胜所在的一个省分。

在那次同一的无线电广播里，巴斯拉无线电台放送了关于深入伊朗领土进行袭击的六项公报。在这些公报以后，武装份子进入了伊朗，并于使伊朗武装部队受到伤亡损失以后，回返伊拉克。让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引述例如第六十八号公报：

“一九七二年六月三日当地时间零时三十分，我们的游击队支队之一袭击了阿赫瓦兹省腹地卡拉贝赫境内的伊朗宪兵站使其受到下列伤亡损失：击毙了兵士七名；毁坏了全部弹药堆站；毁坏了敌人用来攻击我们的自动野战炮一门。

“我们的部队使敌人大炮沉默无声，并于二十分钟后安全退回基地。”

请允许我从我面前摆着的长长的巴格达无线电台广播表内引述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三日当地时间二十时三十分以口号方式发送出的一项公告：

“革命的工人们，在对伊朗佣兵作战的正义旗帜下联合起来的伊朗群众，起来。”

理事会的理事们，我不打算引述证明预谋侵略伊朗领土和煽动伊朗国内人民反叛的一切公报，来多费你们的时间。 我所引述的例子已经充分明白，足以揭露今天想要在安全理事会里装作受害者的伊拉克政府的行为的真实性质。

我可以继续几个钟头宣读足以证明对我国其他各省的相似的好战阴谋的各种剪报、伊拉克无线电和电视摘要，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 不过我要保存我所有的各种文件以便愿意查看的理事会理事，随时参看。 可是我认为参照这些事实去看伊拉克代表步他本国政府的后尘对我国所作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主义”的控诉，那是很有趣的。

不应相信只有伊朗才受到这些违反国际法规定的伊拉克行为的迫害。 伊拉克人士作这种行为倒是一种当今通行的事。 我在这个时刻将只引述几件事实。

一九七三年，伊拉克军队对邻国发动了预先策划的攻击，并在这个国家的领土内建立了他们的桥头堡。只是在极强烈的外交压力下他们才不得不撤退。但是，令人感到奇怪和使人得到启发的是回忆巴格达无线电台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日的广播，这就是我所提到入侵的那一天。事实上，那是旧调重弹，伊拉克指控他方开始射击，伊拉克军队是“被迫还击”。

但是我确信理事会各理事国完全了解我提到的那些事件，所以我无需再就此强调我的论点。

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这个地区的另一国政府揭发了一件惊人的事。伊拉克政府在外交豁免的掩护下运入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分发给这个国家从事颠覆活动的份子，这些军火是在该国首都伊拉克大使馆里发现的。

这个有关国家政府由于在伊拉克大使馆馆舍里发现确实的军火库和背叛两个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兄弟关系就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十日的一项声明中表示了对此事的震惊。

我不要举出更多的例证，可是这些行为，并不使我们惊奇，因为我们受到我们的邻邦这种怪异行动已有很久。这些行为证明是违犯我们的领土和国际法的起因。这些行为也表明在这些事件中谁是我们地区的扩张主义者。

从前称为马迪纳特萨勒姆——和平之城——的巴格达城实际上今日已成为危害各国安全的阴谋中心，因为它的武装团体训练营企图在各邻国进行破坏行动恶名昭著确是十分正当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伊拉克代表在本理事会里的悲哀言词同他的政府所采取的侵略态度是奇异的对照。伊拉克代表团恐怕是最不配来给我们讲授国际行为的。

显然，我可以向理事会提出许多其他的事实。但是我认为我所举出的几个例证可以对本理事会各理事国说明我所有的其他文件的内容。而且我也不愿意讨论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的真正原因。主席先生，请你原谅，我只愿答复伊拉克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所作的一些评论。

伊拉克代表说我们沿着边境集结军队——我想他说很多的军队。他又再言过其实。可是我很想知道，在发生象本年二月十日那样令人遗憾的事件之后指望一个负责政府做的是什麼？任何国家按照它的国防需要采取措施岂不是正常的吗？而且，伊拉克早已为保卫边境预先计划。根据我的情报，二月十日的事件前沿边境的伊拉克军队大约共有两个师，包括一个步兵旅，一个装甲部队旅，两个重炮兵营，四个轻炮兵连，三个警察营，并且在第一线上还有一个装甲骑兵营，一个装甲部队营，两个高射炮营和两个防坦克炮营。那时伊朗仅有边防哨所和宪兵队哨所。此外，根据我的情报，伊拉克参谋部可在三小时内加派两个师到边境。

伊拉克代表觉得这个局势危险。当然危险。但是谁挑起了这个危险局势？就入侵来说，就展开军队来说，我们还应该泰然自若而不采取最基本的预防措施吗？而且，我可以向各理事国保证我们不会挑起这种令人遗憾的事件。象我们过去所证明的，我们向来表示节制，上星期三伊朗外交次长提醒各阿拉伯国家的大使说，伊朗政府面临伊拉克政府的行动和挑衅已表现了很大的容忍。他还说，我们认为容忍是为了双方的利益和整个地区的和平。不过他又说，容忍是有它的限度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照会里明白警告伊拉克当局，如果再一次侵犯我国领土，伊朗武装部队就要履行他们对国家的职责。

况且，伊拉克叫嚷着由于它自己的行动而引起危险局势的存在并不是第一次。伊拉克代表提到一九七〇年二月他的代表团给秘书长的信中警告他所谓沿边境集结大军，并声称这构成了一种威胁和危险。那时和今天一样，伊拉克代表显然对伊拉克在它的一方已沿边境展开了若干部队以及对伊朗已在给秘书长的信中提议由双方谈判同时撤军，都略而不谈。

那时和今天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那时伊拉克没有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而只是通知了秘书长。伊拉克代表可能想到他现在处于较强的地位，因为他的国家是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但是我要告诉我的伊拉克同事，他根据那个理由的想法是错误的。

据我听到的法文传译，伊拉克代表坚称伊朗军队深入伊拉克领土五公里。显然这完全是捏造的。上星期的血战是在扎卢亚卜第三四三号丘陵和雷扎阿巴德高地进行，这就是说是在伊朗的领土内。如果伊拉克人在提到五公里的因素时想到卡尼萨卡地区，我必须强调指出该地区不是事件发生的地点。若干年来这个地点就在伊朗领土以内。如果伊拉克人对这一地点有任何要求，那是另一个问题。那里在划分边界问题上也许有不同的意见。许多年来，我们竭力促请伊拉克人讨论这一问题，以便解决我们的争论各点，包括有关划分边界的争论在内。但是，从程序上的观点，必须双方同意这种讨论的方式，以便解决这些争论。可是这里——我要再说一次——在我们讨论的时候，重要之点是有关我提到的地区，就是边境卫兵和伊拉克武装份子发生冲突以及伊拉克遗弃他们的死亡士兵和他们的军事装备的地区。

伊拉克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伊朗——伊拉克关于夏台阿拉伯河边界的旧争端。他详细举出他就这一问题递送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的文件。我们对所有这些信件都已提出答复。

我不想对这一问题再开始辩论，只希望提请理事会注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发觉我们处于僵局是过去三十二年中伊拉克的顽强政策的直接结果。实际上，尽管我们多次的抗议，伊拉克总是拒绝执行这个条约的某些基本条款。我不愿就这一问题耗费理事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立场已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和九日以及九月二日伊朗常驻代表团给当时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各信充分说明。

伊拉克代表也提到伊朗重行确立对波斯湾三岛的统治权，统治权的行使在殖民地期间中断。这个问题，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已给审议，伊拉克代表曾不厌其详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我们的立场已在当时表明，我认为目前没有理由去重述我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那次会议上讲过的话。只要回顾和再次强调这些伊朗的岛屿是在八十年前殖民统治这个地区的期间抢去我国的统治权就足够了。我们所做的就是恢复行使我们对这个从来没有不属

于伊朗的地区的统治权。

伊拉克代表竟认为批评我们的国防政策是适当的。他详细地引用了各国报纸的文章。我不引用报纸文章，因为我相信在我提出了关于我们邻国的活动和伊拉克国家无线电台和电视广播摘录的概要之后，任何人都很难责备我们。因此，我认为伊拉克代表的任何批评都是不适当的。

正如去年十月我在大会讲坛上所说的，“任何国家的军备支出应当根据该国的大小、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来计量。而且我认为根据伦敦战略研究所的权威调查并经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调查证实，自从一九六五年以来，无论从国民生产总值或是从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的百分比来说，伊拉克的军备支出都比伊朗的军备支出大得多。”（A/PV.2135，第67页）。

伊拉克代表开始发言时说到他的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准，并谈到人民对于他所谓的伊朗侵略感到悲哀。伊朗目前已在改善它的生活水准，并且以非常快的速度使国家工业化和得到发展，难道需要我提醒他吗？同时，伊朗人民对于二月十日的侵略——我国内对这次侵略早已称为“血腥的星期日”——有什么感觉难道要我提醒他吗？

我必须再度请理事会注意伊拉克当局对伊朗的顽强的怨恨，这种怨恨已为最近的事件无可辩驳地证明。最近伊拉克的侵犯行动的扩大，该国军队甚至袭击供该地区农民和牧民灌溉用水的坎詹钱水坝。

伊拉克新的袭击更使我们不能理解，我确信理事会也无法理解，因为这些袭击在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立即发生，正是在有利于双方关系改善的情况已开始在望的时候。甚至更令人惊异的是伊拉克当局不利用最近重建的关系，反而来到安全理事会控告伊朗发动这些事件。

我已将真相报告理事会。我已向理事会解释并证明谁是侵略者。我还必须补充说，从十二月底到今天伊朗驻巴格达大使馆和德黑兰的外交部已向伊拉克当局

分别递送三个和两个照会。今天这五个照会仍在等待答复。即使如此，为了当事各方间谈判之门洞开——这是唯一合理和有效的途径——伊朗没有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今天在这个庄严的机构里我再说一次，我们认为最近发生的事件是使人遗憾的边境事件，我相信这种侵犯行动不再发生，并且相信当事各方之间的争端将会和平解决。这就是我们将伊拉克驻伊朗大使呈递国书的时间订在明天早晨的原因。

我们寻求的不是同伊拉克对抗，而是根据国际法和正义的原则直接谈判——这些原则充分考虑到双方的正当利益——以便达成整个争端的完全解决。

我们相信伊拉克政府也将采取理智的途径，并为考虑我们的照会内容以及我们不断和耐心提出的谈判建议以促成我们的关系完全正常化。

我相信安全理事会根据这点能对创造两当事国间必要的有利气氛作出最好的贡献，建议伊拉克利用国家间现有的外交关系来获得解决。

主席：我请伊拉克代表发言，他要行使其答辩权。

谢比卜先生（伊拉克）：我不希望多费理事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伊朗代表的声明所含的种种主题使我深受困惑。也许这正是他的目的之所在——不但使我、且也使理事会的各理事国受到困惑，并使整个问题混淆不清。

我已经说明，这是一个明确的特殊问题——因为伊朗拒不遵守其法律义务和条约保证而造成的武装侵略我们的领土，及军事占领一部分领土的问题。但是，我们所听到的却是各种不同的诡辩、遁词和转移注意力的言论。指控我们鼓动恐怖主义、将军火运入他国、威胁无辜者的生命。可是，这些都不是理事会新听到的诡辩。理事会早已从另一个对阿拉伯领土极具野心的有关方面听到过这种诡辩。我很高兴当时这种诡辩曾经受到全面而彻底的驳斥，我希望现在它们也将受到驳斥。

我的伊朗同事告诉理事会说，伊拉克攻击伊朗的边境，伊拉克人将他们的武器和他们同志的遗骸遗留在伊朗的领土上。

现在让我问他一个极简单的问题：伊朗认为那一个界线是它的边界？伊朗用什么方法来划定、什么是它的领土，什么不是它的领土？

当我们将侵犯者驱逐出去的时候，对方却说是我们在干扰伊朗的工程师和地形测量员。我必须告诉理事会的各理事国伊朗工程师和地形测量员是在伊拉克的边境各地非常勤奋地工作的。这种逐步并吞及侵蚀伊拉克领土所用的典型办法，就是在伊朗正规武装部队掩护之下，派遣这些土地工程师、地形测量员和制图员。如果他们未被发现，未被逐走，便立即建立一军事据点，然后建立一边界哨站，竖起一面伊朗国旗，又说伊拉克的这块领土为他们所有。我已经告诉过理事会，过去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多少次。这就是二月十日发生直接成为这次讨论对象的战事时伊朗人真正企图做到的一点。

我曾经部分提到过，伊朗已经变成了无敌舰队和武装军械库。伊朗代表引述战略研究所的话声称：按人口计算，我们的军备费用，多过他们。这一点也许是真的。但是，如果将按人口计算的收入作一比较，我们为一尊大炮所花费的超过了他们为十尊大炮所花费的，难道这样就会使我们更大胆、更贪婪、更好侵略吗？我相信这种论

据简直是荒唐到无法加以认真考虑。 我们也被指控说是在他国从事非法行为——违反外交行为规范的行为。 让我问问伊朗代表：难道为了这种行为伊朗设法要惩罚伊拉克吗？难道已把伊拉克的领土作为这种行为的罚款吗？难道伊朗不但已变成了保护者——象它的统治者所自称的——且也变成了我们地区上的警察、法官和刽子手吗？难道国际关系的规范已败坏到这种地步，一个国家可以自派这种任务吗？

伊朗为什么蚕食伊拉克的领土？这一点是不能用别的方式来描写的。 是不是因为帝国的称号需要占有旁人的领土，使它真正成为帝国，或更有威风？还是有着更恶毒的政治目的？我只是在这里猜测而已，但是，我把这一点留待理事会各理事国的智慧去揭发我们伊朗邻人的行为的幕后动机。

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整个纠纷的关键在于一个问题：伊朗是否承认一九三七年伊拉克和伊朗之间边界条约详细规定和明确阐明的条约义务？如果它承认它的条约义务，如果对这点没有异议，我们今天就愿意和他们坐下来，根据该条约来审议他们所有的有关航运、划界或关于任何其他问题的任何控诉。 我们一定会达成一项协议。 他们可以到国际法院去提出他们的任何指控，我们将甘愿接受该法院的裁判。

但是，他们也许是在仿照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伊拉克和伊朗之间，进行订新边界条约的直接谈判的前例。 我说的是一九三六年伊拉克驻德黑兰全权公使和伊朗国王利查举行的一次会议。 有人引述国王所说的话：

“伊拉克要我一公分、一公厘地加以说明。 我所要的却只是阿巴坦对面沙特——阿拉伯地方的两英里而已。”

他得到的是七英里。

现在他的继承人要得更多。 增加多少呢？只是水呢？还是土地呢？伊朗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边界到那里为止？用什么法规来划定这些边界？

我国面临一个极严重的局势。 一部分的国土已被占领，并且仍在伊朗武装部队的占领之下。 重炮和坦克车已进入该地区。 六个伊朗师集中驻在我们边界上的战略据点。 二月十日冲突发生地点就有一个坦克大队和一团机械化部队以攻击和随时可以作战的队形出现。 我们采取了防御措施，我们也偶而调动了我们的军队。 我

们前来理事会是因为我们不要战争，我们不要流血；我们不要以这一种关系作为我们和我们伊朗邻国之间的惯例。

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占领；我们不能忍受侮辱。我们已经忍耐容忍了五年。我的各位同事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已经寻求一切办法和一切途径来达成协议，不是双边的便是通过许多友好人士和友好国家的斡旋。这种种努力都没有成功。相反的，出事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变得越来越残酷，二月十日达到了一个新极点和一个新高度。

除非本理事会裁定，确立法治；除非它采取行动维护和平；除非它告诉侵略者歇手，并告知犯法者尊重国际法，否则理事会就等于虚设，这就将成为伊拉克和伊朗两国国内每一个人的悲哀。

胡韦达先生（伊朗）：我实在不要消耗理事会的许多时间，但是，不幸我的伊拉克同事又大耍他的惯技，指控我故意转移理事会的注意力。

如果我提起了伊拉克对其他各国所采行动的实例，那决不是要把和我的问题不相干的各项问题参插在内，而只是要描写伊拉克的惯常态度而已。他所给我的唯一答复是口号式的呐喊，不提事实真相。

就有关的边界以及就他为边界问题所说的话而言，我可以提醒他说，我国政府已经利用每一个机会，一再说明，迄今为止它还是准备和伊拉克代表同坐一桌，根据久经考验的国际法规则和国际正义，来讨论两国间的所有争执之点。

伊拉克代表一如其过去的作风，把责任推卸给我，声称，伊拉克一向要和我国谈判，而我国却拒不谈判。我可以提醒他，一九六九年我国的现任外交部长，当时他还是政务次长，就曾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巴格达发动谈判，而当时环境——现在我不愿意再提了——却迫使他再次收拾行李返国，因为伊拉克代表团不愿意谈判。

至就所说沿边境集合军队的问题而言，他又把这一方面的责任推卸给我。我怀疑伊拉克代表刚才对我的声明所提出的答复里是否还有任何一点有加以考虑的必要。

我将审慎注意他所说的话，特别是关于两国之间求解决我们的争端的谈判的话来作结论。我只能再把我国外交部长在大会上届会议上就这一问题所说的话复述一遍：

“伊朗一再表示愿意依照公认的国际法规范和各国惯例，并尊重有关双方权

益公平互惠的原则，和伊拉克解决其各项问题。”（A/PV.2127，第86页）

谢比卜先生（伊拉克）：我只要说几句话：我已经表明，我国政府准备立即和伊朗政府进行直接谈判，只要伊朗政府承认其一九三七年对彼此互有约束力的边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我尚未得到正面的答复。

胡韦达先生（伊朗）：为了逐字记录，我必须简单说明，我已在我的声明里极简单地举出过我们为什么认为一九三七年条约失效的各项理由。这些理由的详细说明可以在一九六九年起到今日为止好几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件里找到。我不必再说一遍。

我只希望再次说明，我国政府准备根据公认的国际法正义原则，顾到有关双方的利益，立即和伊拉克政府谈判。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别人了。

由于我已和理事会全体理事国，特别是已和直接有关的两个当事国进行协商，我们似乎可以暂时中止今天开始的辩论，以便各国政府间也可以进行协商。当事国之一已经表示希望现在就决定一个继续辩论的明确日期。按一般同意，这个日期似乎应该是二月二十日，星期三。

如果没有其他代表要发言，如果我所提出的办法并无人表示异议我就提议延会，但了解理事会将于二月二十日星期三午后，在以后通知的时间，继续工作，以便继续辩论目前议程上的问题。

午后五时二十五分散会
